

真情快递

老师的样子

查一路



回乡过年时，偶遇小学一位同学。同学开口就问，教我们小学四年级算数的张立春老师得了绝症，你知道吗？

回到城里，我记挂着张老师。这是位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老师，我父亲早逝，他对我同情，打早饭时，常给我留一个馒头。

拨通老师的电话，我的手抖得厉害。三十年后，熟悉的哭声，还是那么爽朗，只是有些有气无力。

周末，我过了江，到了安庆。打电话给老师，老师有些生气，你怎么搞的？

年是班上最听话的孩子。我说，我都已经过了江了。他的口气变得严厉，你怎么不听话的？

气缓和了下来。感觉得到，他在运足气力，顽强地笑着。忽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

我描述着他的样子。您当时刚从部队退伍回来当民师；您勤奋好学，自学了大学课程；您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

听完了，老师快乐地笑了，继而跟我开玩笑，这就对了嘛，我当时的样子很“上进”。

瞬间，我明白了，他真的不想我去看他，他不想让他现在的样子保留在学生的记忆中。

我扶着额头，苦苦思索：“我，喝了很多酒，接了老妈的电话……”

这就是你的样子，定格在我心里。涛涛图

人在途中

多干了一个小时

张本科

今年大学毕业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想找份合适的工作就更难了。

前几天，表弟给我打来电话报喜，说他被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录用了。

很显然，表弟面临一个月的考验，如果表现不够好，就会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生活空间

在老外家当阿姨

卢素玉

去年由涉外家政公司介绍，我当上了老外家的阿姨。我的雇主是美国人亨利一家。

上班第一天，我不认得路，迟到了一刻钟。那天我忙得团团转，终于到下班时间了。

真要开口说还真不容易，好在妮雅不断鼓励我，她让我别受语法束缚。

在老外家当阿姨时间久了，我的很多生活习惯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

万家灯火

老婆迷上小沈阳

翟杰



老婆迷上小沈阳。自从看完春节联欢晚会，老婆就迷上了小沈阳。每天吃过晚饭，老婆总会往沙发上一坐。

坚决不理她。没想到她瞎猫碰上死耗子，自己就把邮箱打开了。不一会儿，老婆“嗷”一嗓子。

世相百态

做回“经济适用男”

彭永强



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女人缘。高中时由于升学压力，明明想恋爱，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我时来运转，桃花运竟然破天荒地光顾了我。单位同事、亲朋好友为我介绍的女朋友中。

22 翌日早上，我呻吟着醒来，脑袋里像装了一大包水，晃来晃去的一阵阵钝痛。

我靠上床，无力地挪动了下身体，只觉得脚一痛，才发现脚腕处缠着绷带。

“总算醒啦，我去给你倒杯热水。”“总算醒啦，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我扁着嘴拼命摇头，用力戴着胸口，泪如雨下：“这里好痛。”

我“啊”了一声，低头看身上穿的睡衣。“放心，衣服是我帮你换的。”

意识朦胧间，我也不觉伤口有多疼痛，一跳一跳地挪到客厅露台，迎着夜风指手画脚，做临风飞翔状。

“喝醉了怎么还要吹风，快进屋睡觉去。”萧东楼跟过来，伸手护住我，不让我探出上身。

我按住他的手臂，指着前方云雾之中闪烁的红点让他看。那是中信大楼顶端彻夜不息的红色信号灯。

“你知道吗，我每个晚上都在这里看它。你说，它是不是很像黑夜航行于大海之中的灯塔？”

“好啊好啊，只要海鲜不嫌我这电灯泡太刺眼。”

“你告诉我，如果爱与宽恕，是一片看不清方向望不到边际的海洋，我

要如何，如何才能洗清这因爱而生的所有的罪？”

萧东楼凝视着我，沉默不语。我怔怔看着他，他的面容那样沉静。

我扁着嘴拼命摇头，用力戴着胸口，泪如雨下：“这里好痛。”

他悄然动容，手上不觉用了点力，想拉我入怀。

我扁着嘴拼命摇头，用力戴着胸口，泪如雨下：“这里好痛。”

萧东楼接的电话，萧东楼说我扭伤了脚他已经送回家了。

我扁着嘴拼命摇头，用力戴着胸口，泪如雨下：“这里好痛。”

我扁着嘴拼命摇头，用力戴着胸口，泪如雨下：“这里好痛。”

我扁着嘴拼命摇头，用力戴着胸口，泪如雨下：“这里好痛。”

我扁着嘴拼命摇头，用力戴着胸口，泪如雨下：“这里好痛。”

连载

一个较大的房子前，有一排刻着字的铜牌，上面镌刻着历年科考站成员名单。他们顶风冒雪，忍受着极度的严寒。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正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出使南极

我是从希望岛最后一批撤下来的。这时海上的风浪大起来。海水“哗啦，哗啦”一排排地拍打着岸。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3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了出来。